

南斯拉夫之分裂和未來動向

洪茂雄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兼國際共黨組副召集人)

一、前言

在一九八九年和一九九〇年間，當民主浪潮洶湧澎湃席捲東歐之際，儘管南斯拉夫早在一九五〇年代進行改革，也難避免這股時代潮流的衝擊。其境內斯洛文尼亞（Slovenia）和克羅地亞（Croatia）兩個共和國的反共政黨——民主聯盟，於一九九〇年四月的首度自由選舉中，一舉擊敗「共產主義者聯盟」（南共本名），而把長期執政的共黨趕下台。此時，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即從種種資訊的分析預測，南國很可能在十八個月內會爆發內戰。①事後證明，美國情報機構的判斷，果然屬實。

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五日，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這兩個共和國具有民意基礎的國會正式宣佈主權獨立。惟未及二天，這個歷史上有「火藥庫」之稱的巴爾幹半島上國家，事隔不到半個世紀，又再度引發嚴重的民族衝突。南國這一場內戰已持續六個月之久，其間雖有十四次的停火協議，但屢遭毀約，談判陷入僵局，無法阻止戰火的蔓延。最令人感到訝異者，正當東西方冷戰宣告落幕，東歐全面非共化，以及東西德奇蹟似的實現統一，而使歐洲邁向和平的新里程時，南斯拉夫所爆發的內戰，歐洲人却束手無策，幫不上忙。例如共同體曾想盡辦法，試圖從中斡旋，化解危機，可是仍無濟於事；做為當今世界碩果僅存的軍事集團——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也因限於自身防務的約束，無從插手；就是標榜以維護歐洲安全與合作的「歐安全」（OSCE），亦獨缺所謂「泛歐和平部隊」，使不上力，乾瞪著眼睛，愛莫能助。準此以觀，到底是何種因素導致南國境內動亂不停，尤其是兩大民族殺氣騰騰，互不相讓？南國內戰又將何時了？這個多民族的國家命運何去何從，果真會解體

註① Washington Post, Nov. 30, 1991, P. A29.

嗎？本文試就當前南國所出現的諸多癥兆，對上述問題略作剖析。

二、南國的民族文化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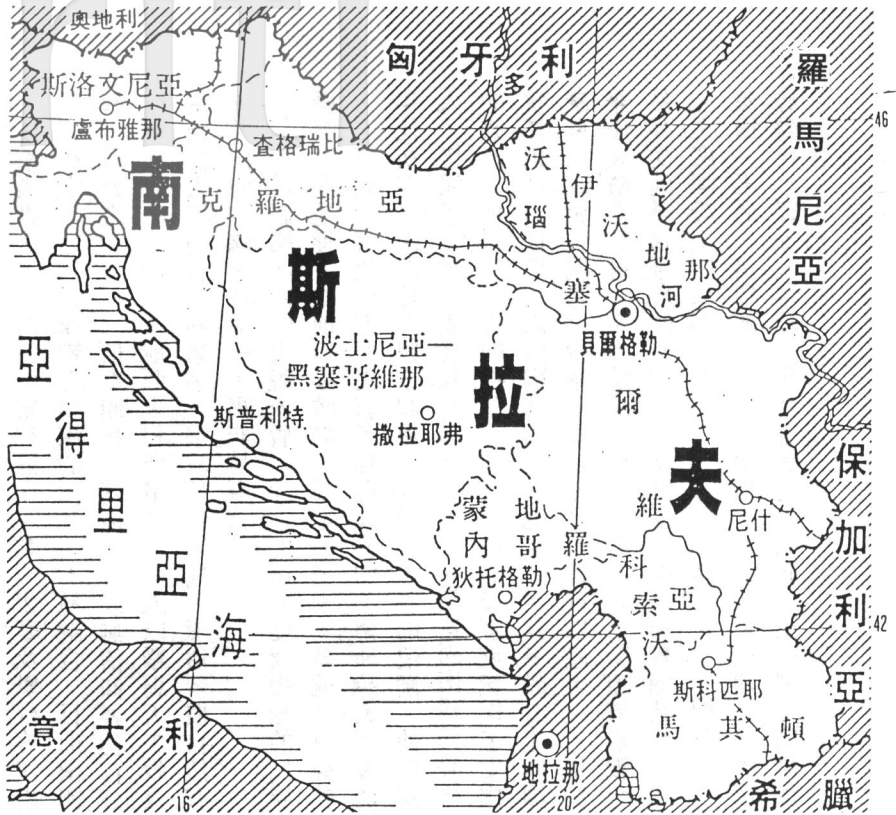
南斯拉夫是個多民族國家，歷史背景相當複雜，這正是該國容易發生動亂的主要根源。依南斯拉夫憲法和官方文件的用語，「民族」這個概念有三種不同的涵義：第一種指的是，以南斯拉夫為祖國，包括以下民族（*narod*）成員，即塞爾維亞人、克羅地亞人、斯洛文尼亞人、穆斯林人、馬其頓人和黑山人等。第二種指的是，以南斯拉夫鄰國為祖國民族（*narodnost*）成員，即阿爾巴尼亞人、保加利亞人、捷克人、義大利人、匈牙利人、羅馬尼亞人、魯辛人、斯洛伐克人、土耳其人等。第三種指的是，生活在南斯拉夫而其種族發源地在其他國家的民族（*nacionalnosti*）成員，即包括奧地利人、希臘人、猶太人、德意志人、波蘭人、羅米人、俄羅斯人、烏克蘭人、瓦拉幾亞人等。②南國大大小小的民族，共有二十四種之多。（參見附表）

根據官方統計資料，南斯拉夫全國人口中，有超過百分之八十五是屬於斯拉夫族，所謂「南斯拉夫」，其意即「南部斯拉夫人的土地」（*Land of the Southern Slavs*）。但雖同樣是斯拉夫民族，却分屬六大不同的支派，各有其特殊的語言及文化背景。這些支派依其人口多寡是塞爾維亞人（*Serbs*）百分之三十六·三，克羅地亞人（*Croats*）百分之十九·七，波西尼亞信奉回教的斯拉夫人（*Bosnian Muslims*）百分之八·九，斯洛文尼亞人（*Slovenes*）百分之八，馬其頓人（*Macedonians*）百分之六和蒙地內哥羅人（*Montenegrins*，又稱黑山）百分之二·六。另外境內的主要非斯拉夫民族是阿爾巴尼亞人百分之七·七和匈牙利人百分之一·九。阿爾巴尼亞人甚至比馬其頓人和蒙地內哥羅人還多。其他十六種少數民族所佔比例極小。③

與民族一樣，南斯拉夫境內所用的語言亦相當複雜。目前官方所用語言有塞爾維亞—克羅地亞語（*Serbo-Croatian*）、斯洛文尼亞語和馬其頓語三種，其中塞爾維亞—克羅地亞語又有另一種不同的形式，即克羅地亞—塞爾維亞語（*Croatian Serbo-Croatian*）。此外，由於文化背景的差异，使用的字母亦有古代斯拉夫字體（*Cyrillic letters*）和羅馬字體（*Roman letters*）之分。上述諸種語言事實上都相當接近，其使用情形如下：塞爾維亞人、蒙地內哥羅人和大部分的波西尼亞穆斯林人講塞爾維亞—克羅地亞語，用古斯拉夫字體書寫。克羅地亞人講克羅地亞—塞爾維亞語，斯洛文尼亞人講斯洛文尼亞語，這兩個民

註② *Osternopri*, Nr. 5/91, pp. 417-430.

註③ *Der Spiegel*, Nr. 42, 17. Okt. 1988, pp. 180-184.



南斯拉夫境內各共和國概況

共和國名稱	面積 (平方公里)	人口	首都	民族分佈比例 (百分比%)	宣佈獨立 時間
塞爾維亞 共和國	88,361	9,279,000	Belgrad	塞爾維亞族 66.4 阿爾巴尼亞族 14.0 其他 19.6	
科索沃 自治省	10,887	1,585,000	Pristina	阿爾巴尼亞族 87.4 塞爾維亞族 10.0 黑山族 1.4 其他 1.2	
沃伊沃地那 自治省	21,506	2,028,000	Novi Sad	塞爾維亞族 54.0 匈牙利族 18.9 其他 27.1	
克羅地亞 共和國	56,538	4,576,000	Zagreb	克羅地亞族 75.1 塞爾維亞族 11.6 其他 13.3	一九九一年 六月廿五日
斯洛文尼亞 共和國	20,215	1,884,000	Ljubljana	斯洛文尼亞族 90.5 塞爾維亞族 2.3 其他 7.2	一九九一年 六月廿五日
波士尼亞— 赫塞哥維那 共和國	51,129	4,116,000	Sarajevo	塞爾維亞族 32.0 穆斯林族 39.5 其他 28.5	一九九一年 十二月二十日
馬其頓 共和國	25,713	1,914,000	Skopje	馬其頓族 67.0 阿爾巴尼亞族 19.7 塞爾維亞族 2.3 其他 11.0	一九九一年 十一月二十日
黑山共和國	13,812	583,000	Titograd	黑山族 76.3 阿爾巴尼亞族 7.3 塞爾維亞族 3.6 其他 12.8	一九九一年 十月十七日

族均用羅馬字體書寫。馬其頓人講馬其頓語，用古斯拉夫字體書寫。字體的不同來自於信仰的差異，屬東正教的地區使用古斯拉夫字體，信羅馬天主教的地區則用羅馬字體。此外，南斯拉夫境內其他民族亦有他們自己的語言，特別是阿爾巴尼亞人。按南國憲法，境內各民族有權在商業、法庭及學校等使用自己語言的權利。^④而大多數南斯拉夫人都能通曉數種語言。

在宗教信仰方面皆有極深的淵源，不易融合。目前南國大約百分之四十一·五信奉東正教，百分之三十一·五信奉天主教，百分之十二·三信奉回教，其他宗教或無信仰者佔百分之十二·三。^⑤從文字使用情形可看出，塞爾維亞人和馬其頓人以東正教為主，克羅地亞人和斯洛文尼亞人以羅馬天主教為主，而蒙地內哥羅人和阿爾巴尼亞人則以回教為主。總而言之，南斯拉夫境內各民族繁多，宗教信仰迥異，風俗習慣自然有所不同，加上歷史種下的仇恨，尚難化解。因此，南斯拉夫要建立共同的「國家意識」，實非易事。

造成南國內部的尖銳矛盾，除了上述所提及複雜的民族、語言和宗教意識等社會背景外，尚有政治和經濟二方面的潛在隱憂，亦是種下當前南國政局不穩定的因素。茲就其政經體制的不合理現象，扼要概述如下：

首先，就政治方面而言，無可諱言的，南斯拉夫戰後能夠維持統一與穩定，實有賴於狄托的威望與鐵腕作風。一九七〇年代初期，南斯拉夫曾掀起過一陣民族主義的浪潮，使南國瀕臨分裂邊緣。狄托乃利用鐵腕手段，親自督導，下令逮捕數百人，撲滅了分離主義者和其他反對派。^⑥為鞏固南國局勢的穩定發展，狄托又頒布新憲法，對一九六三年的憲法，作了重大的修改，加強了中央的控制，同時為他的後事重新作了安排，作為他死後領導原則的法律依據。根據一九七四年的新憲法，狄托仍為「任期不限的聯邦共和國總統」，其下設有主席團，在國內外代表南斯拉夫。其組織成員「由共和國議會和自治省議會在議會各院聯席會議上以無記名投票選舉產生」，每個共和國和自治省各選一名。主席團主席，名義上是國家元首，並兼任國防委員會主席，統率三軍。原則上，主席團無論戰時或平時時期，都是領導和指揮南國武裝力量的最高機關，但它還是要受到聯邦議會的牽制。主席團成員由南國各個共和國和自治省分別選派代表一人組成，任期五年，採集體和輪流領導制。主席團設主席和副主席各一人，任期為一年。^⑦理論上，主席團主席是南國最高權力核心，居領導角色，亦是國家元首的象徵。不過，這樣的一個權力架構，國家元首任期又那麼短暫，若遇有爭議或緊急狀態，國家機器如何去統一事權，因應局勢變化，實令人懷疑，難怪這次內戰期間，主席團主席無從下達命令，聯邦政府各自為政，失去控制。再者，南斯拉夫六個

註④ *Ibid.*

註⑤ *Ibid.*

註⑥ *Der Spiegel*, Nr. 41, 10. okt. 1988, pp. 184~188.

註⑦ 見憲法第二章第三、三條至第三十七條。

共和國、兩個自治省，權力分配不均，基於各民族本身的利益，難免產生爭權奪利。舉例來說，塞爾維亞族人口佔全國三分之一以上，但其在聯邦議會的聯邦院分配到的席次只有三十名，共和國有十二名；而僅佔南國人口不及十分之一的其他共和國，却可分配到同樣的席位。尤令塞爾維亞人最感不滿者，在其境內的兩個自治省所分配到的席次，聯邦院各二十名，共和國各八名。如以人口數目比較，簡直不成比例，少數民族可佔盡便宜，並且還享有修改憲法的同意權，使得這個境內最大的塞爾維亞共和國無法居主導地位，而受到其他共和國的牽制。^⑧

其次，就經濟方面而言，戰後，南國採用蘇聯的極權主義經濟制度，但由於施行中央計畫的結果，並不能改善南國的經濟發展。促使狄托改變政策最關鍵性的理由，則是一九四八年南共和蘇共的決裂。從五〇年代開始，南共改弦更轍，採行比較溫和的社會主義路線。改革政策的重點是：地方分權、利潤動機和市場價格等。最引人注目的是南斯拉夫的生產單位改組，企業由工人自主經營。這種經濟改革，誠是開風氣之先，一度被其他共黨國家點名批判為修正主義。不過，從南國的經濟改革過程，可以獲知一項事實，那就是，如果經濟改革沒有得到政治改革的配和，其改革的績效仍是極其有限。造成今日南斯拉夫經濟困境最足以說明的另一個例證，是各共和國資源的開發不均，彼此間的財富懸殊甚大，以斯洛文尼亞共和國和科索沃自治省為例，前者的人口僅比後者多三十萬人，平均國民所得前者比後者多三倍，同時，後者目前失業率高達三五%以上，是前者的二十倍。^⑨

三、南國爆發內戰的主因

從一九九一年六月底開始，南斯拉夫境內兩大民族衝突升高，歷經六個月時間，即使歐洲共同體和聯合國從中斡旋，達成十四次的停火協定，却屢遭撕毀，戰火依舊持續不斷，究其原因，基本上可歸納下列幾點：

其一，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這兩個共和國正式宣佈主權獨立，脫離南斯拉夫聯邦共和國，斯、克兩個共和國自一九九〇年四月經由自由選舉擺脫共黨長期統治後，剛上台執政的民主聯盟即一心一意尋求獨立。這個南國最先「非共化」的共和國，一方面深感受自貝爾格勒中央政府的掣肘，礙手礙脚，影響其民主化進程；另一方面又以爲把自己共和國境內的生產總值拿出大部分去救濟其他落後的共和國和自治省，影響本國的經濟建設，亦深表不滿。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是南國最富裕的共和國，曾是奧匈帝國的版圖，傾向西方，是南國境內最先把共產黨趕下台的兩個共和國，自然與其他尚由共黨掌權的共

註⑧ 同註②。

註⑨ 同註⑧。

和國施政理念格格不入，在聯邦政府共謀國家發展目標時，更是「牛頭不對馬嘴」，很難建立共識。以前南共大權在握，行「一黨專政」，此種現象不致於發生。但南國隨著東歐民主化激盪，其內部意識形態的矛盾，也隨之日益尖銳化，例如各共和國之間的政經改革進程步調不一，各行其是，塞爾維亞共和國更不惜違背憲法，強行鎮壓科索沃自治省的動亂，收回其自治權，^⑩致使斯、克兩共和國愈增疑慮。在這樣相互猜忌，互不信任的情況下，聯邦體制的運作，已暴露出不穩定跡象。最顯明的例證，如每年由各共和國和自治省輪流推選產生的主席團主席，曾遭塞爾維亞共和國為首的主席團成員之抵制，無法順利選出，^⑪以及國防部長不聽從聯邦政府命令，我行我素，脫法脫序，屢見不鮮。因此，一旦聯邦政府失去控制政局的能力，原本即有潛在危機的南國，爆發一場內戰就難以避免了。

其二，民族主義高漲，再度點燃了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深仇大恨。南斯拉夫境內各民族曾長期在鄂圖曼帝國和奧匈帝國的統治下，數度遭遇戰火波及，相互廝殺，而種下不少難以消除的民族仇恨。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由塞爾維亞、克羅地亞和斯洛文尼亞等三大民族建立了南斯拉夫王國，國王亞歷山大(Alexander Karadjević)因推行大塞爾維亞主義，對克羅地亞族的不滿份子毫不留情的加以迫害。一九三四年這個國王慘遭克羅地亞恐怖份子刺殺。^⑫從此，塞、克兩族人乃埋下冤冤相報的種子。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克、塞這二個民族又再度升高了衝突的沸點，依附德國納粹的克羅地亞「烏斯塔夏」(Ustascha)組織，承襲納粹對猶太人的衣鉢，大舉進行種族滅絕勾當，約有三十五萬塞爾維亞人遭殃。^⑬根據資料統計，在這次大戰期間，共有一百七十萬南斯拉夫人喪生，其中有八十五萬至一百萬人死於自相殘殺。^⑭南國境內民族間敵意之嚴重程度，可見一斑。戰後，狄托掌握大權，刻意實施民族和解政策，但民族主義情緒並沒有顯著降溫，仍若隱若現伺機蠢動。一九七一年克羅地亞族曾出現過獨立運動，隨即被鎮壓。一九七四年狄托制訂新憲法，把塞爾維亞共和國境內二個自治省的地位提高，也使塞爾維亞族耿耿於懷。民族間之和睦相處，若不是經由民主程序和潛移默化的教育手段，以及人權的保障，只憑藉威權力量，是很難奏效的。因此，儘管戰後狄托試圖化解民族仇恨，但這種歷史上存在的陰影，不是短時間可以克服的。一九五〇年代以後，德、法兩大民族得以携手合作，共存共榮；相反地，蘇聯和南斯拉夫境內各民族，却相互敵對，抵消發展潛力，即為明證。

註⑩ Der Fischer Weltatmanach 1991 (Frankfurt. a. M.: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90) p. 363.

註⑪ 自立晚報，民國八十年五月十八日，第十版。

註⑫ Brockhaus Enzyklopaedie, Bd. 9 (Wiesbaden: F. A. Brockhaus 1970), pp. 550~551.

註⑬ Der Spiegel, Nr. 48, 25. Nov. 1991, pp. 184~187.

註⑭ Ibid.

其三，大塞爾維亞主義的復活，引起其他少數民族的憂慮。一九八八年處在塞爾維亞共和國境內的科索沃自治省，引發嚴重暴亂，當時塞爾維亞人立即予以血腥鎮壓，事後還剝奪科索沃阿爾巴尼亞族人的自治權，已引起其他共和國的不安。一九九〇年南斯拉夫各共和國先後舉行戰後首次自由選舉，其結果：由共黨改名的社會黨僅在塞爾維亞和黑山兩地共和國獲勝，取得繼續執政地位，其餘則由新近崛起的民主黨派當政。自此有關南國未來發展模式，乃引發全面性的爭論。以克羅地亞和斯洛文尼亞為首的一方，主張南國改制成為鬆散的邦聯，建立一個「主權國家聯盟」；克、斯兩共和國同時宣稱，若各共和國未能達成此一目標，即準備退山聯邦，宣佈獨立。¹⁵反觀，以塞爾維亞共和國為首的另一方，則主張南國應建立一個現代化的聯邦。塞國總統米洛塞維奇 (Slobodan Milošević) 曾一再表明，南國各共和國的邊界僅是行政區劃，不具有任何歷史性合理依據，因而不能視為真正的國界。¹⁶為此，這位野心勃勃的塞國領袖乃直截了當的揚言，所有塞爾維亞人應生活在同一個國家內。這明顯地意味著，假若克羅地亞脫離聯邦，塞國將要求擴大其領土範圍。¹⁷由於歷史因素，塞、克這兩個共和國的邊界並不是依照民族成分劃分。目前居住在克羅地亞共和國境內有六十萬塞族人，約佔克國人口百分之十一點六，其中集中居住地區約克國領土的百分之十。¹⁸自從塞、克兩民族的矛盾激化之後，查格雷布 (Zagreb) 當局與其境內塞爾維亞人之間的關係日益緊張，雙方頻頻發生流血事件，已造成生命財產的傷亡和損失。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克羅地亞共和國靠近塞爾維亞共和國邊界的克拉伊納 (Krajina) 地區塞族人自行宣佈成立自治區。從此，塞族人一方面宣佈獨立於克國並加入塞國的呼聲此起彼落，另一方面又得到貝爾格勒當局有意無意的從旁聲援，導致克、塞兩族之間的關係惡化，遂成為南國爆發嚴重內戰的導火線。

此外，歐洲國家袖手旁觀，在南國內部出現爭端之初未克及時從中調停，亦難辭其咎。很不幸的是，南斯拉夫這場流血衝突，正好發生在東歐非共化和東西德統一之際，西歐國家忙於支援蘇聯和東歐的重建。蘇聯和東歐國家在民主化進程，問題繁多，自身難保，無暇他顧；即使對南國深具影響的西德，則專注於德國統一的善後工作，無心介入，致使這一場本可避免的戰火，終於釀成戰後歐洲史上最嚴重的災難。

¹⁵ Der Fischer Weltatmanach 1992, op. cit., pp. 90~105.

¹⁶ Ibid.

¹⁷ Ibid.

¹⁸ Ibid.

四、南國內戰陷入僵局

戰後，南斯拉夫幾乎都籠罩在民族主義和歷史上糾葛的陰影下，鮮少渡過安寧的日子。狄托統治南國三十五年，儘管他倡行所謂「修正主義——市場社會主義」，沒有跟隨蘇聯老大哥同步搞社會主義建設，但南共並未替這個多民族國家謀福造利，解決其境內的矛盾和困局。過去卅多年當中，雖然南國也能維持某種程度的穩定。不過，這種穩定是假象的，全賴狄托個人威權和遍佈全國每個角落的情治系統。一旦共黨統治機器崩潰之後，所有的疑難雜症立即併發，難以收拾。六月底爆發的民族戰爭就充分反映了南國久已潛存的沉疴了。茲就六個月來，南斯拉夫內戰屢戰屢停，呈現膠着狀態的種種問題，舉其要者，扼要陳述如後：

首先，就境內停戰協議問題而言，斯、克兩共和國六月廿五日宣佈主權獨立後，六月廿七日即爆發聯邦軍與斯洛文尼亞邊境警衛的流血衝突，一場南國內戰於是正式揭開序幕。歐洲共同體眼看在東歐「非共化」後重建歐洲新秩序之際，南國的動亂無異是穩定歐洲和平之障礙。為此，歐洲共同體於次日立即展開調停工作，提出三點建議：第一、立即停火；第二、暫緩獨立，延後三個月；第三，改選聯邦主席團主席，避免憲政危機。^①此項停火建議，隨即獲得衝突雙方的接受。惟從六月底，第一次停火協議起，至十一月廿三日由聯合國出面斡旋的停戰協議為止，短短五個月之間，已達成過十四次的停火協議。其間，由於歐洲共同體出面協調的有十三次，聯合國派遣特使展開斡旋的有一次。儘管歐洲國家頻頻進行外交活動，力圖克服南國內戰危機，但所有的努力均告失敗。南國戰火之所以愈演愈烈，其主要焦點所在即：其一，聯邦人民軍在塞族人指揮控制下，已佔絕對優勢，不願對得來不易的戰果有所讓步；其二，塞、克兩共和國自行成軍的民兵各自為政，失去控制，而不理會停火協議；其三，由一支和平部隊來排除衝突雙方的緊張態勢迄今仍存在諸多障礙。目前，克羅地亞共和國有三分之一的土地掌控在聯邦軍的手中，塞爾維亞政府不會輕言撤軍。與此同時，克羅地亞愛國主義者和極端復仇主義者也不甘罷休，一心收復失土。再者，派遣一支和平部隊，牽涉相關問題繁雜，貝爾格勒當局由起先的反對外國駐軍，到戰況激烈死傷慘重而同意接受聯合國和平部隊時，整個過程產生不少變數。例如，和平部隊如何部署，停火協議必須立即生效，對和平部隊的安全不構成威脅，以及和平部隊之組成和經費等等。根據資料統計，要派遣一支聯合國軍隊，以一萬名兵力計算，平均一年需支付二億美元；若要有效維持南國境內的和平，則必須派遣三至五萬名聯合國軍隊，這筆龐大經費至今尚無着落。

註① 聯合晚報，民國八十年六月二十九日，第一版。

②準此以觀，南斯拉夫這個巴爾幹火藥庫，要化解戰爭危機，似乎還遙遙無期，難以預料。

其次，就南國內部矛盾尖銳化問題來看，自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共和國宣佈獨立後，使南國本來就已先天缺陷的毛病，一觸即發，後遺症層出不窮，充分反映南國內部各民族之間矛盾的尖銳化。茲舉三項事實，以為佐證：其一，聯邦政府的運作失靈。本屆南國聯邦主席團主席依輪流順序應於五月由克羅地亞共和國代表梅西奇（Stjepan Mesić）出任。主席團主席的選舉本來是象徵性，理應順理成章當選。但塞爾維亞共和國進行抵制，聯合其盟友黑山共和國和其境內二個自治省共掌握四票，以四比四的相同比數，使梅西奇無法得到多數票而當選，導致南國一度陷入憲政危機，國家元首呈現真空狀態為時一個多月。然後，經由歐洲共同體出面協調，塞國始不再堅持抵制，梅西奇才於七月正式就任南國的國家元首職位。照南國聯邦憲法規定，主席團主席乃三軍當然最高統帥。可是，南國內戰期間，這個國家元首却毫無作用，指揮不了聯邦人民軍，國防部長更不把他看在眼里。塞爾維亞共和國政府更肆無忌憚宣佈接掌南國主席團。梅西奇自認擔任主席團主席，權力被架空，徒具虛名，乃於十二月五日憤而辭職。②現任南國聯邦總理的馬克維奇（Ante Markovic）對一九九二年國家預算，編列百分之八十六做為國防經費，形同戰爭預算，深表不滿，亦在十二月掛冠求去。③以上這些情形，充分說明當前南國聯邦政府已不再具有正當性和合法性，聯邦政府威信蕩然無存。其二，各民族內部之矛盾愈形明顯。南國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不僅推波助瀾加速聯邦的解體，而且也連帶挑起各共和國內部不同力量之間的摩擦。除了斯洛文尼亞共和國因民族較單純而呈現穩定外，其餘共和國內部均存在有不和現象。諸如：克羅地亞共和國政府與極右派團體（HSP）在對抗塞爾維亞人侵略所應採取的策略，產生嚴重的意見分歧，相互抵消力量。後者自組的民兵不聽從克國國家衛隊的指揮，反而揚言要取代國防部，決心與塞爾維亞軍周旋到底；④塞爾維亞共和國內部則出現反戰力量，逃兵風氣盛行，其境內阿爾巴尼亞族和匈牙利族不滿米洛塞維奇的專斷作風，日益升高；波西尼亞赫塞哥維那共和國境內有百分之卅二塞爾維亞人，與執政的民主行動黨亦相互較勁，波國內部也有百分之十九的克羅地亞人，各民族之間的關係在塞、克兩共和國衝突尚未化解之前，隨時都有受波及之虞；至於馬其頓和黑山兩共和國也面臨類似問題。其三，所謂「獨立熱」仍無減退跡象，益增南國民族問題的複雜性。隨著斯、克兩共和國宣佈獨立之後，馬其頓和波西尼亞赫塞哥維那二共和國也跟進。馬國議會於十一月二十日宣佈為獨立主權

註②0 *Der Spiegel*, Nr. 49, 2. Dez. 1991, pp. 178-183.

註②1 自立晚報，民國八十年十二月六日，第十版。

註②2 *The Japan Time*, Dec. 1991, p. 6.

註②3 同註②0。

國家，²⁴波國執政黨主席團亦投票贊成獨立，並尋求歐洲共同體的承認。²⁵在南國各共和國紛紛求去之時，克國境內克拉伊納塞族人居住區隨即表明態度，準備建立自己的共和國。與此同時，波國境內的塞族人亦誓言脫離，另建自己的共和國。另外，為數近二百萬的阿爾巴尼亞族，也可能蠢蠢欲動，自謀出路。如此一來，南國更四分五裂，紛擾不止。

除了上述的矛盾尖銳化外，其他還有聯邦人民軍之困境，和財稅外貿制度瀕臨癱瘓。前者，紀律與士氣低落，在逃兵和徵兵的兩難情況下，各民族的猜忌更深；後者，聯邦中央銀行擅自將斯、克兩共和國驅逐出聯邦貨幣體系，使彼此間的內外經貿活動幾乎停擺。²⁶凡此種種現象顯示，欲解決南國內戰所衍生的龐雜問題，真是談何容易。

五、南國內戰帶來之衝擊

南斯拉夫這場內戰，除了嚴重打亂整個聯邦憲法秩序外，對百姓的日常生活與政經發展也帶來莫大的衝擊。其最直接而立即的影響，可歸納下列幾方面：

第一，加深各民族之間的仇恨。本來南斯拉夫的民族問題已够複雜了，戰後狄托深感化解民族間的歷史嫌隙責任重大，乃刻意在憲法上下工夫，試圖以集團領導方式相互制衡，來調和民族的利益，可是，這種手段是以狄托威權和鐵腕統治為基礎，畢竟缺乏以尊重人權為本的民主文化。因此，南斯拉夫的民族問題如同一顆定時炸彈，隨時都有爆發的可能。尤其塞、克兩大民族積仇甚深，任何衝突誘因都會一發不可收拾。最明顯的例子，斯洛文尼亞共和國與克羅地亞共和國同時宣佈獨立，但聯邦人民軍寧可自斯國撤軍，而集中火力對付克羅地亞。更有甚者，以塞族人為主的聯邦軍隊毫不考慮戰略目標，不分青紅皂白亂殺平民，砲轟民房、教堂和醫院，幾乎把某些村莊和小市鎮夷為平地。其中進行種族滅絕的行徑，慘不忍睹，即使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保護的古世紀名勝古都杜布羅夫尼克（Dubrovnik），也難逃厄運，慘遭砲火襲擊。²⁷無疑地，像這樣喪失人性的相互殘殺，非但無法化干戈為玉帛，反而加深彼此間的仇恨。

第二，阻礙民主化進程。斯、克兩共和國的民主化脚步是走在其他共和國之前，其民主進程急起直追，幾可迎頭趕上鄰近的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可惜，南國民族衝突的升級，非但迫使斯、克這二個共和國因忙於應戰而不得不將民主化工程暫擺一邊，同時也把其他共和國拖下水。本來塞爾維亞共和國的民主力量成長快速，敢於向由共黨改名的社會黨挑戰，已具

註²⁴ 大公報（香港），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三版。

註²⁵ 台灣時報，民國八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第十一版。

註²⁶ Der Spiegel, Nr. 42, 14, Okt. 1991, pp. 194~198.

註²⁷ Der Spiegel, Nr. 46, 11, Nov. 1991, pp. 196~197.

制衡作用，能促進塞國的民主發展。可是，內戰爆發，塞族人的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反而緩和了朝野之間的對立，採一致口徑對抗克羅地亞，徒增米洛塞維奇攬權的機會。因此，塞國的民主化進程，也自然耽擱下來。其他如塞國盟友黑山共和國，亦以南斯拉夫正處於戰爭狀態，執政的社會黨更有理由掌控權力，忽視民主改革。波西尼亞赫塞哥維那則因有三分之一的塞族人，勢必礙手礙腳，成為該共和國民主進程的阻力。再者，聯邦政府因陷入內戰困局，國防部的角色竄升，軍人干政，左右政策之推行，也破壞了民主程序之運作。

第三，造成人民生命和財物的嚴重傷亡與損失。南斯拉夫這一場內戰截至目前為止，根據資料顯示，至少有二萬人以上傷亡。^{②8}在人民財物方面，其損失情形更為慘重，數十座村莊遭毀，邊界重要城市伏科瓦爾（Vukovar）和奧西耶克（Osijek）受破壞程度亦極嚴重。迄今已超過五十萬難民，逃亡到附近國家。^{②9}就經濟發展而言，其受創的程度更為驚人。據估計，光是克羅地亞共和國約有百分之四十的經貿活動停頓，僅三個月持續不停的戰火，至少花掉一百五十億美元，相當克羅地亞一年的國民生產總值。塞國投下的費用更多，幾乎是克羅地亞的一倍以上。^{③0}南斯拉夫的觀光事業甚為發達，每年吸引上千萬人次遊客，但因內戰波及，一九九一年的觀光客減少了百分之九十，無形中也少賺一筆為數可觀的外匯。^{③1}

第四，連累到鄰近國家，惹是生非，增添麻煩。南斯拉夫位於歐亞陸路交通必經之道，希臘、土耳其、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等國輸往西歐貨品，頗多依賴貫穿南國的運輸幹線。自南斯拉夫戰火燃起之後，這些國家對西歐貿易急劇下降，約減少了百分之十至二十不等，受害可謂不輕。^{③2}再者，大量難民逃至鄰近國家，也帶給收容國家不少困擾。例如匈牙利在邁向市場經濟過程，本身背負外債超過二百億美元，負擔已够沉重，却還要收留五萬南斯拉夫（大部分是克羅地亞族）難民，並且南國軍機屢次侵犯領空，頗令布達佩斯當局費解。^{③3}尤其令希臘、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等三國感到不安者，也間接挑起民族問題。希、保二國住有少數馬其頓人，阿爾巴尼亞當局對南國境內的同胞亦深表關切，這多少會升高馬其頓人和阿爾巴尼亞人的民族主義，而困擾彼此間的睦鄰關係。保加利亞總統日列夫（Shelje Shalew）上台之後，即倡議建立巴爾幹經濟合作區，加強彼此間的合作，消除敵意。此一構想深得希臘贊同，惟土耳其反應冷淡，南斯拉夫則忙於戰事根本

註28 Ibid.

註29 Ibid.

註30 同註13。

註31 同註13。

註32 同註20。

註33 同註20。

無暇他顧。³⁴

除了上述四點衝擊外，南國內戰也附帶地為聯合國和歐洲共同體出了二項極為棘手的難題：其一，停火協議儘管努力斡旋，屆時均成泡影，不為衝突雙方遵守；派遣和平部隊問題，也就無從實現。其二，南斯拉夫聯邦解體問題，要不要承認斯、克這二個共和國，聯合國與歐洲共同體之間意見分歧，即使歐洲共同體成員，也沒有的一致共識。聯合國秘書長基本上是反對南斯拉夫分裂，希望維持聯邦體系。³⁵正因為聯合國抱持這種態度，南國內戰屬內政問題，聯合國根據憲章不便干預。美國原則上亦持相同立場，反對承認斯、克兩個共和國。不過，歐洲共同體成員對承認斯、克二國問題，一直猶豫不決。比較熱衷承認斯、克這二個新興獨立國家者，是德國、丹麥、義大利和盧森堡，其他成員國表現甚為謹慎。³⁶歐洲共同體總算於十二月十七日，在德國外長強烈的要求下，達成協議，明訂一九九二年元月十五日為承認斯、克二國的時間表，其先決條件是，尊重人權和現有邊界，承認以談判解決問題和促進和平，並接受國際義務等。³⁷但德國已搶先在十二月廿三日正式發表聲明，認定斯、克兩共和國符合上述條件，予以承認。³⁸德國政府此一舉動，對歐洲共同體多年來試圖建立的共同外交政策，無異是當頭棒喝，引起非議。

六、結 論：展望南國未來命運

綜觀南國境內的戰火，儘管歐洲共同體和聯合國數度居間調停，雖有十四次的停火協議，但均難有效維持和平，從種種跡象看來，當前南國和平的最大障礙是：

第一，克羅地亞族和塞爾維亞族之間的深仇大恨極深，和解不易。雙方經過這一場激烈廝殺，使原有的仇恨升至最高點。再者，克羅地亞共和國決不會坐視其境內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受到聯邦軍隊的佔領，收回失土，勢在必行。

第二，聯邦軍隊的塞爾維亞化。在內戰期間聯邦軍隊有許多其他民族開小差，甚不情願參與這一場無意義的戰爭。馬其頓和波西尼亞赫塞哥維那這二個共和國就拒絕在其境內徵兵，加入聯邦軍隊。塞爾維亞共和國不得不廣召兵馬，吸引塞爾維

註34 同註15。

註35 同註15。

註36 台灣時報，民國八十年十二月十八日，第九版。

註37 同註36。

註38 自立晚報，民國八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第十版。

亞人加入。如此一來，聯邦軍隊的塞爾維亞化，更有恃無恐，為所欲為，很難遏阻戰火的蔓延。

第三，邊界和少數民族居住區問題，彼此立場不同，很難妥協。塞爾維亞共和國認定各共和國之間的邊界係依行政區域劃分，不能視為國界。居住在克羅地亞共和國境內的塞族人已宣佈獨立，其邊界又將如何劃定，像這樣的主張，查格雷布當局不可能接受。

第四，非正規軍的自組民兵，自以為是，不理會各方政府軍的統籌指揮。停火協議經常無法履行，絕大部分原因是由民兵挑起破壞的。

那麼，南斯拉夫未來的命運將何去何從呢？基本上，南國的前途不外乎下列三種可能發展：

其一，聯邦解體，猶如蘇聯的翻版。南國大多數的共和國，很有可能如同波羅的海三小國，獲得西方國家承認，而取得國際法上主權獨立國家的地位。歐洲共同體已作成決議，提出承認的先決條件。斯、克兩國已得到波羅的海三國的承認，德國也在歐洲共同體內率先帶頭承認斯、克二國。預料，馬其頓和波西尼亞赫塞哥維那也會跟進，要求國際社會承認。準此以觀，南斯拉夫聯邦的解體似乎已成定局。

其二，維持鬆散的邦聯體制，類似歐洲經濟共同體，甚至新近蘇聯成立的「獨立國家聯合體（國協）」。因為第一種可能性還存在某些不確定因素（如疆界問題未決，塞國堅持統一等），所以各共和國保持主權獨立，彼此間加強經濟合作，這種可能發展，不能完全排除。本來此一選擇是斯、克二共和國首先提出，但被塞爾維亞和黑山這二個共和國所拒絕。此種可能性，若南國各方摒棄私心，「兩害相權取其輕」，不失為一種理性妥協方案，既可避免一場內戰，也容易為國際社會接納。

其三，維持聯邦現狀。這種可能性，從南國連月來的戰況和民族矛盾觀之，似乎甚為渺茫。馬其頓共和國舉行過公民投票，絕大多數人民支持獨立。再者，科索沃自治省的阿爾巴尼亞族也站出來表態，二者擇其一，要嘛，脫離塞爾維亞，成立自己的共和國；要嘛，歸併阿爾巴尼亞。因此，塞爾維亞共和國總統米洛塞維奇夢想建立一個統一的現代化南斯拉夫，宛如緣木求魚，極不現實。

總之，南斯拉夫聯邦的解體，和蘇聯一樣，又證明了在共黨控制下多民族國家之崩潰，乃歷史發展必然的結果。惟今後南斯拉夫各共和國的獨立進程，仍佈滿荆棘，道路坎坷，還要面臨不少挑戰。由米洛塞維奇領導的塞爾維亞共和國，正醞釀結合黑山共和國和克羅地亞共和國境內由塞族人控制的地區克拉伊納，以及波西尼亞赫塞哥維納共和國塞族人居住區等，重新建立一個以塞族人為主的新南斯拉夫聯邦。米氏把聯邦軍所佔領的某些城市，如伏科瓦爾，把大量塞族人遷移前往定居。貝爾格勒當局這種做法無疑地將更使南國分裂問題複雜化。